

浪漫之旅

LANGMANZHILU JINYONG XIAOSHUO SHENYOU

陈 墨 / 著

金庸小说神游

读金庸小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浪漫之旅，决非空口无凭。

在金庸的小说中，我们能够逍遥地卧游神州，将中国的古都名城、五岳五岳、河海江湖、回疆戈壁、蒙古大漠、云贵高原、江南水乡，乃至罗萨雪原、北极冰岛一一游遍。

进而，我们能够任意地在历史的时空之间穿梭往来，从吴越争霸到辽宋对峙，从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从江山社稷、宫廷庙堂，到江湖民间、草野山林，甚而从现实时空到虚幻之地，去饱览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

读金庸小说就是金庸小说神游的大世界，读金庸小说……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之旅: 金庸小说神游 / 陈墨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11

ISBN 7-5426-1392-8

I. 浪… II. 陈… III. 金庸—侠义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415 号

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

著 者/ 陈 墨

责任编辑/ 冯芝祥

装帧设计/ 范桥青

责任制作/ 沈 鹰

责任校对/ 梅清华

出 版/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订/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5100

ISBN7-5426-1392-8

I·175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百花错拳”开宗创派——《书剑恩仇录》	11
一、历史与传奇	11
二、侠义与人性	15
三、娱乐与悲剧	21
四、武术与艺术	26
五、过分与不足	34
英魂碧血长城悲歌——《碧血剑》	39
一、主题的产生	40
二、传奇与历史	44
三、主线与副线	46
四、正派与邪派	48
五、制约与瑕疵	51
华山论剑写“春秋”——《射雕英雄传》	57
一、春秋之义	58

二、靖康之路	63
三、靖蓉之恋	67
四、武学之秘	72
五、奇人之趣	78
六、无心之失	82
 多情自古伤离别——《神雕侠侣》	87
一、史诗与情词	88
二、活死人墓与绝情幽谷	93
三、失贞玉女与断臂英雄	99
四、玉女心经与黯然销魂掌	107
五、洪七公与欧阳锋	115
六、坏招与庸招	120
 一日长于百年——《雪山飞狐》	129
一、一日与百年	130
二、胡、苗与范、田	133
三、宝刀与死婴	136
四、财富与情感	139
五、漏洞与疑惑	143
 “真正的侠”复有何为？——《飞狐外传》	147
一、故事线索	148
二、人物形象	152
三、情感内容	158
四、破绽缺陷	164

言罢丧乱意彷徨——《倚天屠龙记》	169
一、秘籍兵书此中藏	171
二、箫长琴短奏何妨	177
三、不识张郎是张郎	184
四、四女同舟何所望	193
五、俊貌玉面小毁伤	198
功夫正在喜剧中——《鸳鸯刀》	209
一、“功夫喜剧”	210
二、鸳鸯秘密	213
三、稍嫌不足	215
天下有情入迷宫——《白马啸西风》	217
一、听那天铃鸟在歌唱	218
二、高昌迷宫的启示	220
三、西风吹来沙迷眼	224
拔剑四顾心茫然——《连城诀》	229
一、素心剑的故事	229
二、连城诀的故事	233
三、拔剑四顾心茫然	236
四、巧合太多拙也多	240
非人苦海泛慈航——《天龙八部》	245
一、段誉的三种身份	246
二、小说的三位主人公	254
三、人类的四种欲望	263

四、“天龙八部”何所指	273
五、作品中的若干问题	279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	291
一、真相之辨	291
二、侠客之行	298
三、奇人之癖	307
四、白璧之瑕	312
 人生如何得自由？——《笑傲江湖》	317
一、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	317
二、笑傲江湖与一统江湖	325
三、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330
四、无行浪子与正人君子	335
五、独孤九剑与辟邪剑法	342
六、明显失误与潜在缺陷	345
 武侠的反讽与文化的反思——《鹿鼎记》	353
一、韦小宝的成就与功夫	354
二、韦小宝的师父和朋友	360
三、韦小宝的情感与婚姻	369
四、韦小宝的性格及评价	374
五、《鹿鼎记》的意义与读法	380
六、《鹿鼎记》的缺陷与漏洞	388
 最后一剑风情无限——《越女剑》	397
一、抽象与具象	398

二、故事与人物	401
三、剑意与情意	404
后 记	407

引 言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浪漫之旅》这个书名最合适：对我而言，每打开一本金庸的小说，就像是开始了一段浪漫神游；即使是小说的故事情节看得熟了，每一次重新阅读都还会感到赏心悦目，并且心旌摇动。

我想，只要是金庸小说迷，就可能有与我类似的感受。

—

说阅读金庸小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浪漫之旅，决非空口无凭。

在金庸的小说中，我们能够逍遥地卧游神州，将中国的古都名城、三山五岳、河海江湖、回疆戈壁、蒙古大漠、云贵高原、江南水乡，乃至罗萨雪原、北极冰岛一一游遍。

进而，我们能够任意地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穿梭往来，从吴越争霸到辽宋对峙，从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从江山社稷、宫廷庙堂到江湖民间、草野山林，甚而从现实时空到虚幻之地，去饱览大千世界的无限风光。

更妙的当然还是金庸小说神奇的人文天地、情感世界。从《书剑恩仇录》中的陆菲青古道西风瘦马、吟啸前人诗篇的

那种“经典的浪漫”，到《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贪吃叫花鸡的世俗的风情；从为霍青桐抱屈、为香香公主鸣冤，到替亡国公主阿九感伤、为小龙女失身而哀叹；从为杨过的至情至性而心痴神醉，到见张无忌与四女同舟而左右为难；令狐冲的洒脱、萧峰的悲苦、石破天的赤诚、韦小宝的精怪；川湘之辣、江浙之甜，以及无时无处不在的咸涩酸苦，人生百味，尽在其中……

只要有几个金庸迷走到一起，那就更是热闹非凡、话题无尽：

——你最喜欢金庸的哪一部小说？是《射雕英雄传》还是《神雕侠侣》？是《笑傲江湖》还是《天龙八部》？是《侠客行》还是《鹿鼎记》？

——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一位男主人公？是风流倜傥的陈家洛还是豪迈爽朗的胡斐？是正大阳刚的郭靖还是深情狂放的杨过？是潇洒飘逸的令狐冲还是英雄本色的萧峰？是浑金璞玉的石破天还是机智滑头的韦小宝？

——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一位女主人公？是丽若天仙的香香公主还是顽皮机灵的黄蓉？是一尘不染的小龙女还是充满灵性的小郭襄？是天真纯洁的仪琳还是温柔体贴的小昭？……

无数使金庸迷们兴奋的热点问题，交流切磋得久了，讨论争辩得多了，逐渐持久深入下去，慢慢地就有了学术的味道。再加上一些有心人热衷推动，又有些人深入探究，“金庸小说研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专门的论坛。

如是，大家的话题当然也就随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孤军突起？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长盛不衰？金庸与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名家相比究竟“高”在何处？金庸小说创作的“独门秘诀”何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

侣》、《倚天屠龙记》的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的风格与形式为何如此不同?……

我一直认为,金庸小说产生无数的话题,金庸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根本的原因乃在于金庸小说与众不同的魅力本身。实际上,金庸小说的讨论之所以成为“金学”,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二

当然,说阅读金庸小说是一种“浪漫之旅”,只能是对金庸小说迷而言。不读金庸小说、不喜欢金庸小说、不喜欢武侠小说、不喜欢通俗文学的读者,自然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毕竟,金庸小说只是一种选择,却绝非唯一的选择。仍以旅游为例,那些就近登山临水的人就不去说了,一种人是喜欢到五岳名山,看自然,看人文,也看名气——这当然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一种人喜欢到黄山,因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可以说是近几十年的宣传;只有少数人会不辞劳苦地去朝拜大巧不工的莽莽昆仑;而愿意到“无名的”十万大山之中去寻幽探秘者,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了。更何况,还有人根本就不喜欢旅游。

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对金庸小说研究嗤之以鼻。远的不说,就说刚刚过去的1999年,就曾有不少人对金庸小说发表了不少批评意见,说是一个小小的“声讨”运动,也不为过。

对此,我是这样想的:

第一,有像我这样的喜欢金庸小说的人,也有很多不喜欢金庸小说的人;有欣赏金庸的人,也有讨厌金庸的人;有研究金

庸的人，自然也有批评或批判金庸的人。这很正常。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强求一致，搞一元化、统一思想。

第二，在对待金庸小说问题上，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一定同意某些人的观点，但却不能不尊重大家说话的权利。

第三，有人批评金庸，甚至声讨或批判金庸以及一切通俗文学、通俗文化，这一现象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比如，这种批评或批判，同样也可以作为金庸小说及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影响广泛的一种很好的“反证”，因为诸多有识之士对金庸小说不能再熟视无睹了。

第四，道理越辩越明，谁也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天然地就是“真理”。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我们以为的真理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意见，真正的真理是这些意见的总和。换句话说，有不同的意见不但很正常，而且恰恰有利于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和一种学术的发展。

第五，从有些文章看，不少批评金庸小说的人是不看金庸小说的，或看了一点点，就开始发表意见，理由是吃了一口就知道一盘菜的好坏，进而知道这个厨师的好坏，进而判断这个厨师所做的所有菜的好坏。这个世界上是有不少的天才，但只看过一点点就急于发表关于全局的意见，这种做法却未免太过自信了，在学术上显然不够严谨。理由很简单，金庸小说这道菜不是一天做出来的，而是花了十七年时间写作，又花了十年时间修订而成的。更何况，金庸小说未必如一盘菜那么简单。正常人的做法恐怕应该是，先看完书，再发表意见不迟。

第六，还有更激进的，那就是公开表明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从来不看，但却振振有词地批判金庸。理由是，不吸毒的人，

难道不能批判毒品的害处吗？但这种逻辑显然忘了一个前提：谁判定金庸小说是“毒品”？在所有的文章中，我对这种文章最难理解。

这真是：

不学马列信“主义”，

不看《水浒》批宋江！

三

喜不喜欢金庸的小说，当然是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预。

但有一种观点，以及支撑这种观点的思维方式，却需要加以讨论。这种观点是这样表述的：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而通俗小说总是庸俗的，所以金庸的小说就不是好东西，只能是些“垃圾”。

所以要“拒绝庸俗”、“批判金庸”，甚至要“打倒金庸”！

这就不是个人的喜好问题，而是在向社会发出号召了。

但这一号召论式中的判断、推理，其逻辑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它根本就没有证明，通俗怎么就等于“庸俗”。

如果这人稍稍对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有所了解，就不会这样的理直气壮了吧？因为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经典《诗经》，就是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中最具艺术价值的十五国风，恰恰就是来自民间的小唱，即所谓的“通俗文学”。

继而，汉代有乐府民歌，魏晋有志怪，唐代有传奇，宋代有话本，元代有元曲，明清有小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通俗文学撑起了半壁江山。

小说自古被认为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街谈巷语，与经、史

等“大说”相对，“君子不为也”。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闲书”，在 20 世纪却成了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堂皇经典。

进而，从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到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中的武侠故事，再到侠文学的巅峰之作《水浒传》，这一源远流长的文类，何以到了今天，就因为它的通俗而成了“庸俗”的别名？

到了今天，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文学史家、有眼光和理智的学者，应该都不会以对 20 世纪的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及武侠小说的无知而感到自豪，何以仍有那么些人——其中据说还有不少的学者，甚至是“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仍抱着如此之深的“傲慢与偏见”？

四

拒绝通俗也好，拒绝庸俗也罢，若只是一种个人选择或个人行为，当然无话可说。问题是，要以拒绝庸俗为题，号召把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就问题严重了。

我承认这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或许是出于一种文化的“责任感”，是出于“好心”，但是，面对这样的观点，总让人不由得想到当年亿万中国人民向麻雀宣战。那时想要“除四害”，当然也是出于“好心”，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种好心之中潜藏着蒙昧与暴戾。

进而，我又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就是简单武断地否定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凡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都是“封建主义”

的,凡是现代西方的文化都是“资本主义”的,凡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都是“修正主义”的。当时,有多少人认为,批判“封、资、修”不是出于“好心”?

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是臭不可闻,大约无人坚持了。

但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一个问题是,上述“文革”中的观点从何而来?仅仅是在“文革”中才产生的吗?还是由来已久?另一个问题是,上述观点是由谁提出来的?仅仅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政治家提出来的吗?仅仅是一种“政治观点”吗?

我说这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还远远没有总结透彻,更谈不上具有了免疫能力。“文革”的思维,就像是不许人吃传统食品、不许吃洋面包、又不许吃其他社会主义的进口食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是,草是给牛、羊吃的,而人不是牛,也不是羊。所以,那种宁要草、不要苗的思想,说到底是把人不当人,而当成(人)放牧的牛羊。

如果把人当作人,那就要承认,人之为人,需要丰富的营养,不仅需要高蛋白,也需要一定的粗粮;需要山珍海味,也需要萝卜、白菜。进而,社会的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传统差异等等,也需要多种多样的“精神食粮”。怎么能因为你不喜欢吃玉米、高粱,就不允许人家种玉米、高粱呢?

“播种鲜花,铲除毒草”这句话说起来很好听,但生态学家肯定不喜欢听这句话。任何一个生态学家,甚至一个具有生态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正常的生态,是需要有百花齐放,也需要有百草丛生。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必然是、也必须是一种多样繁荣的平衡结构。

文化、社会的“生态”呢?难道不需要高雅文化、精英文

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繁荣发展？何以总是有那么些雅士高人，心怀“化大众”的崇高使命，却忘了“大众化”这一基本前提？

五

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直至今天，金庸的小说仍然在华人世界中常销又畅销；金庸小说的英语、日语、韩语等多种外文译本也在不断问世；金庸小说的网络文本则正方兴未艾；进而，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漫画、电影、电视剧作品就更是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金庸小说已然成了华人世界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与文化资源。

与此同时，对金庸小说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金学研究”尚属“海外奇谈”，那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金学研究显然已是大势所趋，金庸小说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早已成百上千。现在，在高等学府中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讲座”或“金学研究选修课”已经不是稀罕事了；大学文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选择金庸小说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也已屡见不鲜；国内或国际大大小小的金庸小说研讨会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等地召开，早已众所周知、成果丰硕——2000 年 11 月北京大学又将召开盛大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互连网络上的“金庸茶馆”永远是高朋满座；近年来评选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或 20 世纪华文文学经典，金庸及其作品多半是榜上有名……

这种引人注目的“金庸现象”本身，就是金庸及其小说值

得关注、值得研究的最好依据。

当然,对金庸小说过度的入迷、兴奋与狂热,同样会对正常的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将金庸小说无端吹捧到极点,与将其武断贬低到极端一样,同样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因而同样地使人不安。

浪漫之旅,说到底只是一种休闲之旅,只是想象中的一段精神旅程而已。

引言至此,咱们这就上路——

